

純
常
子
枝
語

第三冊

純常子校語

卷二

純常子枝語卷三

萍鄉文廷式撰

通典一百九十三云波斯大月氏之別種王卽位以後
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
之知也王死眾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卽立以
爲王按 本朝建嗣之法略仿於此所謂愚夫之言
聖人擇焉也

通典大秦國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此亦後世民主

之說南州異物志

御覽七百九十引之

曰察牢國安息中間大國

也去天竺三千里人民勇健國無常王國人常選耆老

有德者立爲王三歲一更

通典女國云其俗貴婦人賤丈夫又云貴女子賤丈夫
旣云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爲務又云男子爲軍士前後
重複又云其國代以女爲國王王侍女數百人後文又
云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雖賤庶之女盡爲家長則前
後不相應當由採自兩書未經整理致有此失也

孫可之文集序西南夷而篇中所舉二國曰新羅曰南
詔新羅東夷也可之誤矣

今制滿蒙大臣奏疏皆稱奴才

漢軍及武職亦然

其實謝恩

則當稱奴才奏事則當稱臣此見於世宗聖訓者特

習掌故者稀莫能行之耳又案史通雜說中篇云易臣以奴則北朝正行此制

錢辛楣先生盧抱經學士輓詩云大廷陳時政一鳴驚

朝簪虎闥

詔勸學日獻邪蒿箴

詩載潛研堂詩續集卷八

知召弓

立朝確有建白惜其遺疏不傳

潛研堂詩客有言蘇味道不當昌其後者賦此解之云
四時鬼朴換恩恩羅織爭誇告密工此際摸稜已難得
不矜獬豸觸邪功此與劉隨州論張曲江後人宜凌替
說頗相似皆有爲而發也

李申耆養一齋文集劉申孫

名繹申受先生之孫廣東知府

爲余言此

集強半門人代擬非先生筆也先生於學無所不窺有
王佐之略惜不一用云余讀其集原本經術明察治亂
誠近世之偉人也其靜寄軒詩文序記潘辰雅事崢嶸
蕭瑟殆別有寄意歟

申耆與吳石華書云晁士今何所業

晁士謂南海曾釗

一意訓

詁殊苦無餘味耳講小學者不可不知此意

阮亨瀛舟筆談卷七述其兄伯元之言曰近人考證經
史小學之書則愈精發明聖賢言行之書則甚少否則
專以攻駁程朱爲事於顏曾純篤之學未之深究文達
漢學宗匠而其言如此言漢學者不可不知也

龍州黃定宜半溪隨筆 先壯烈公所刊也其辨文信

國集第二則云廣西通志元集賢院學士文陞墓在鬱
林州城西十里粵西文載文陞宋丞相天祥弟璧之子
也天祥死難以陞爲嗣後仕元海北廉訪使卒葬鬱林
之八疊岡子孫遂家焉子富字益謙至順間以薦舉官
興文署丞按陞於成宗大德中奉母歐陽夫人歸自豐
州過京師有欲官之者輒辭歷成宗武宗世至仁宗卽
位始官以集賢直學士乞歸得代祀南海道卒葬於鬱
林未嘗一日食元祿也文載謂仕海北廉訪使蓋道授
此官而學士已先卒故傳不著通志職官表亦無文陞

名輟耕錄載至元間宋文丞相有子出爲郡教授行數
驛而卒人皆作詩悼之閩人翁某一聯云地下修文同
父子人間讀史各君臣獨爲絕唱云云此則傳聞之謬
前人嘗辨之 先壯烈記其後云元劉岳申撰璧公墓
誌引丞相寄弟詩云親喪君自盡猶子是吾兒又曰三
人生死各有意至爲文祭太師之墓則云有姪曰陞我
身是嗣公死命其子後丞相當丞相死生之際所以爲
人弟者備極人所難爲而曲盡其至余惟公之孝弟與
天祥忠並傳世從兄盡力兵間易世盡心遺民退歸盡
情倫紀皆可書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後有君子之論而

將曰宋有三仁是宜銘又元推官周志仁所書丞相季弟璋公壙志有云公生八歲而孤丞相教育之如子仕至朝奉郎帶行大理寺丞知寧武州至元庚辰丞相從囚中書來永訣勉公以不仕公崇篤孝弟服膺訓飭杜門卻掃四十年如一日或以爲從忠孝之後竊比於殷三仁焉管甯陶潛蓋其次也頃者黃君半溪於信國公親屬多所考證晟因節錄此二則以轉質之 又云按信公哭母大祥詩有云二郎已作門戶謀江南葬母麥滿舟蓋以存祀葬親屬弟璧也又按元知制誥元明善所撰陞公墓誌無仕爲海北廉使卒葬鬱林之語惟極

稱其得母歸養志不欲仕迨母卒旣葬復被徵求授集
賢直學士辭歸得代祀南海皇慶三年六月二十五日
至贛以疾卒與半溪所考未食元祿之說相同

俞蔭甫年伯兒筮錄雖好爲新說然於六書之理實深
有所得如說𠂔字利字諸條其尤精確者也惟開卷論
王字一條則臆說無理謂王字从二从十二者天地十
者四方也不知十者古人以爲數之極周易之道乾元
用九無用十之理也以爲天地四方無思不服夫从二
从十足以見天地四方矣無思不服之理安在乎且以
此義比之許君所引一貫三之義孰短孰長乎至謂與

玉字太無別从二从十則中不必連玉字象三玉之連則其中必連以此爲別竊恐亦未然也玉之本字當以說文所收古文玉爲正體玉生土中玉字之有左右注猶金字之有左右注耳其偏旁之从玉者則省去兩點猶从酒之字偏旁但作酉耳許君以玉爲部首曰象三玉之連當是後起義也

王荦友說文釋例卷八謂𠂔當爲莽之古文亦非也草生繁蕪古人作𠂔以象之其後从𠂔之字省而从艸於是𠂔字亦省而作艸矣𠂔卽艸之古文猶玉爲玉之古文也此不當以繁簡論先後者也

程易疇先生論學小記述公述心二篇最精確其論學約指一篇則與先師陳蘭甫教言相合故備錄之其言曰夫學何也學而時習之而已也於何所也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是之謂五達道也五達道安學學之以三達德也知以知之仁以行之勇以強之如天之行健日強不息是之謂學而時習之而已矣人有百行五達道盡之乎曰人之行行於其所接之人人之類有出於五倫之外者乎故五倫者百行之原也以五達道爲學之所而時習之以終其身焉是之謂學至於知性達天而得聞一貫則學之明效大驗焉

而已矣譬之水始於出地之泉而川焉而百川焉而萬川焉然後歸於四海也今使阻塞其流而不令一川之得歸於海則四海雖大其涸也亦勢所必至也人苟不學不時習而曰吾將知性達天以求一貫豈可得乎河伯之向海若而歎曰水哉水哉果且多乎彼而自存乎見少耶然則何取乎爾取其有本者如是也不務萬流之疏濬而惟歸壑之是求學不時習而冀聞一貫倒行逆施雖大徹大悟其於人道遠矣人而不人何人之足貴是故君子務本

王耕野讀書管見卷上云禹謨一篇出於孔壁深有可

疑蓋禹與皋陶舜三人答辭具見皋陶謨益稷篇中如

予思日孜孜帝慎乃在位卽禹所陳之謨矣安得又有

大禹謨

按書序有大禹謨篇名不僞也

且堯典舜典雖記事不一而先

後皆有次序皋陶益稷雖各自陳說而答問一一相照

獨禹謨一篇雜亂無序只如益贊堯一段安得爲謨舜

讓禹一段當名之以典禹征苗一段當名之以誓今皆

混而爲一名之曰謨殊與餘篇體製不類又說者以征

苗爲攝位後事謂稟舜之命而其末有禹班師振旅帝

乃誕敷文德一語夫舜以耄期倦勤而授禹禹安得舍

朝廷之事而征有苗舜又安能以耄期之餘而敷文德

果能之則不必授禹矣故嘗謂禹謨必漢儒傳會之書其征苗之事亦不可信又云禹謨出於孔壁後人附會竊取魯論堯曰篇載記而增益之析四句爲三段而於允執其中之上妄增人心道心等語傳者不悟其僞而以爲實然於是有傳心法之論且以爲禹之資不及舜必益以三言然後喻幾於可笑蓋皆爲古文所誤耳又卷下云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止終以困窮一段絕與太甲篇相出入吾意古文只是出於一手掇拾附會故自不覺犯重耳按此不信傳心之說其識甚卓其謂僞古文出於一手掇拾附會尤爲洞見歟會元人吳草廬外

當推王氏矣

道光朝俄羅斯進呈書籍圖說今存總理衙門者凡六

百八十本光緒乙酉余爲趙次山御史

爾巽

艸奏請發

出繙譯旋據總署覆奏以爲舊書不如新書之詳備俄書立論又不如英德法三國可不必譯事遂中止其實

同文館中學生精俄文者甚稀故憚而置之也惟書目

則經俄文教習班鐸率諸生分類譯出似較舊譯爲足

據今具列於後可以校朔方備乘矣

又按咸豐年間曾

種進呈 乙覽故不存

譯署無由考列其目

文法書類

翰林字典

第一號至六號

事類叢書

七號至二十三號

二百七十四至二百

七十五號

二百七十八號

百家著述

一百五十二至一百五十三號

普氏文編

一百五十四至一百六十四號

國氏文編

一百六十五至一百六十八號

德氏文編

一百六十九至一百七十三號

科氏文編

一百七十四至一百八十二號

茹氏文編

一百八十三至一百九十一號

駱氏文編

一百九十二至一百九十五號

科氏詩集

一百九十六至一百九十七號